

贾天明 著

# 中國香学

(增订版)

中华书局



中國書學

丁古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香学 / 贾天明著 . — 增订版 . -- 北京：中华书局，2018.6

ISBN 978-7-101-13064-5

I . 中… II . 贾… III . 香料－文化－中国  
IV . TQ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22445号

(本书版式设计与图片处理由韩诺先生完成)

书 名 中国香学 (增订版)

著 者 贾天明

责任编辑 傅 可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6月北京第1版

201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31 字数 400 千字

印 数 1-35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3064-5

定 价 198.00元



# 目 录

绪论	001
香史	017
香识	171
香修	241
香用	261
香席	275
香雅	291
香和	305
香境	341
香供	359
香药	387
香常	407
香家	421
香典	435

# 绪论

香，展示传统文化的载体，寄托心灵的圣物，象征高尚的德行，体悟无常的人生。香以载道。



银叶荧荧宿火明，碧烟不动水沉清。

纸屏竹榻澄怀地，细雨轻寒燕寝情。

妙境可能先鼻观，俗缘都尽洗心兵。

日长自展南华读，转觉逍遥道味生。

明·文徵明《焚香》

## 一、中国香学文化概念

香学，简言之就是香文化。它是用“香”作为媒介和载体来进行的文化活动，包括香材、香品的制作、品香的方法、香的历史、香的食用药用、品香心理学等与香相关的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内容。人们对香材美好气味的感知和感悟，既是同大自然的交流和对话，也是对宇宙时空和人生的感悟。作为中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香学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优雅从容的生活态度和自我愉悦的心灵智慧。“香”的美好气味可以改善人的心情，提升人的境界，使人安宁和愉悦，从而智慧地思索，哲学地觉悟，“诗意地栖居”。研究中国香学，参与香文化活动，能使生活在当下的我们，在紧张浮躁的社会环境中，在生存压力日趋增大的时候，放慢生活的脚步，舒缓疲惫的心灵，在繁杂忙碌的尘嚣中升起袅袅诗意，使我们的精神不再苦涩，心灵不再干涸。在弥漫的芳香中，感受大自然神奇的美妙，升华人生的品位，领悟生命的价值，体验香与文化结合的独特魅力。

香学文化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活动，它所使用的不是一般的香料，而是一些罕见的贵重香料，它所研究的不是一般的熏燎嗅闻，不是大众的生活用香，而是饱含中国传统文化、充满精神生活因素的香事活动。它是盛世之下人们对精神生活的更高追求，也是财富与素养相结合的象征。



清 竹雕人物香筒

## 二、中国香学文化与传统文化

拨开几千年烟雾弥漫的中国历史，香学文化纷繁众多的线索，足以牵动整个传统文化。迷人的馨香，美好的气息，渗透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中国香学史，像秋夜的天空，群星闪烁；像春天的原野，繁花似锦。众多的香学大师，彪炳史册的香学著作，铸就了中国香学文化曾经的辉煌。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墨客、高僧大德无不用香、爱香、惜香，中国的上层社会两千多年来也始终与香为伴，对香推崇有加。

淡淡的馨烟，不绝如缕地延续着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美妙的气息，润物无声地滋养着无数英贤的性灵真心；神奇的韵致，通灵悟道般连接着天与人、人与大自然。香学文化是绽放在中国传统文化这棵参天大树上的美丽花朵，她顽强而神秘，时隐时现；她精灵般的身影下总是聚集着华夏儿女的精英。她或许无关乎历史发展的紧要，但总是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掀起浪花，折射着历史闪光的片段。缥缈、执着、灵动的香韵在历史长卷中飘逸、弥漫……

南宋赵希鹄（1170—1242）在《洞天清录·原序》中描绘了一个理想化的书房：“明窗净几，罗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时取古人妙迹，以观鸟篆蜗书、奇峰

远水，摩挲钟鼎，亲见商周，端砚涌岩泉，焦桐鸣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谓受用清福，孰有逾此者乎？是境也，阆苑瑶池，未必是过。”由香具所放的位置可见香在古代文人心中的分量。香，寄托了文人冰清玉洁的高雅追求；香，消减了文人修身齐家却难以治国平天下的郁闷；香，给他们孤寂的生活平添无限的雅趣；香，使他们的精神家园不再遥远；香，让他们在“澄怀虑性”后，进入更广阔、更深远的内心世界。

### 三、中国香学文化的四次“变革”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香学文化开始起步。历史悠久、意蕴深邃的传统文化给了她以直接的浸润，外来的熏香文化给她注入了丰富的营养。香料的逐渐丰富、香具的不断精致实用、朝代鼎革的政治经济因素，都在不断影响推动香学文化的发展和变革。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香学文化经历了四次大的“变革”，逐渐形成一脉独立完整、丰满高端的优秀文化。

#### （一）汉代变革，步入正轨

随着汉朝版图的扩大，“丝绸之路”贸易的兴起，边陲和西域地区的香料以及印度、中东地区的用香方法，开始进入中土。先秦时代以焚烧香草香料为主的熏香方法，西汉中期



明 佚名 十八学士图 (局部)

从汉代起，经历了近千年的用香实践，中国香学文化整体向精细化、系统化发展。唐代中晚期，高端的用香方式——隔火熏香开始出现，这对香学文化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的那种虽香气馥郁，但烟火燥气伴随的用香方法，渐次退出高端的香事活动。优雅舒缓、洁净细腻的香气追求，开始成为中国香学文化的最高标准。

### (三) 宋代变革，单品沉香

宋代之前，中国香学文化的主流用香为合香。北宋中晚期，单品沉香的用香方式逐渐成为主流，以丁谓、范成大为代表的一批用香高手极尽体验、倡导之能事。宋人讲究雅致生活，日常起居须臾不离沉烟，单论沉香的随笔小品及著作多了起来。用隔火熏香的出香方式单品沉香，能

开始转变。以沉香、檀香、安息香、乳香、没药、龙脑等为代表的树脂类香料盛行。这些香料不能直接焚烧，需要用炭火加温熏闻，于是，中国香学文化的焚香方法和使用的香料发生了重大变化。两汉的四百年间，皇室贵族、文人士大夫所在之处，无处不见博山炉的身影，无时没有“朱火青烟”的熏染。

### (二) 唐朝变革，隔火熏香

够深度体验沉香美妙多变、复合灵动、清洁高雅的香气，从而为人们深刻认识沉香提供了可能和途径。奇楠香开始单列并成为最高级别的香材。

#### （四）元朝变革，线香流行

元代出现线香，这是一种相对平民化、快餐式的用香方式，扩大了香学文化的受众群体和人数。从一个大的范围来看，平民百姓包括一大部分达官贵人的寻常用香以线香为多，大众化的佛事活动更是如此。但沉、檀、龙、麝等上品香料依然是贵胄人家用香之常事。

### 四、中国香学文化的本质特征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香”的国度，悠久的香学文化伴随着中华民族走过几千年的兴衰历程。喜爱馨香、崇尚道德是中华民族的不朽追求。中国香学文化以及中国人用香，从来都不是对某种香料的简单追求，也不是对某种表现形式和细节的极致美化，而是把“香”作为媒介和载体，追求更多的文化意境。“香以载道”是中国香学文化的本质特征。它包括知识的探求、道德的提升、心灵的完美、智慧的圆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香学文化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启智开悟、论道修心、精神价值、美学理想、思维模式上的独特神韵。



汉 错金博山炉 河北满城汉中山靖王墓出土

### (一) 本土文化的根基

中国香学文化的萌芽和起源，与其他国家的香学文化并无太大差异，皆为祭祀与生活用香。但中国香学文化进入发展初期后，即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被打上显著的中国烙印，明显区别于其他香学文化。

先秦时代，中国香学文化受到道家思想以及儒家思想的影响和熏陶，在两种思想的交替影响下起步。早期的宫廷用香中“以香养生”的理论是受了道家《黄帝内经》的影响，而在朝堂礼仪中用香体现的则是儒家“礼仪与尊卑”。我们从秦汉时期典型的香具博山炉造型，便可一窥端倪：博山炉由上下两个部分组成，上部为盖，高而尖，镂空呈山形，峰峦叠嶂，其间有神仙人物、飞禽走兽，每当炉内燃香时，炉外群山便烟雾缭绕，云蒸霞蔚，神仙人物隐约出现，使人如临仙境，美妙异常。整个博山炉的造型和意境，象征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秦汉时期盛传海上有蓬莱、博山、瀛洲三座仙山），博山炉因此得名。它凸显出当时人们对海外仙山、得道成仙、长生不老的向往，这正是道家及当时黄老学说的追求。再看博山炉下部，下部的炉体是从三代的礼器“豆”演变而来的，其实从简单或实用的角度考虑，完全可以用一个圆柱体或者坛子去代替。用的“豆”的形状不仅仅是追求造型的完美，更多的反映了当时礼仪思想和对天、地、君、亲、师的拜服，这正

是儒家所倡导的。一具博山炉，体现了中国香学文化“以儒家为基础，追求道家境界”的宗旨。也有另一种说法，博山炉材质为金，香料为木，炭为火，下有托盘盛水，上盖山形为土，印证了道家的金、木、水、火、土五行学说。正像梁昭明太子《铜博山香炉赋》中所说“制一器而备众质”。

汉代以后，佛教思想和佛家文化对中国香学文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佛教进入中国后，迅速本土化，与儒道思想相互渗透影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佛教与外来的印度文化，为中国的寺庙带来大量的香料，而众多的有关香料和用香的习俗也随之传入，丰富了中国本土的香学文化。佛教思想和佛家文化对中国香学文化有着全方位的影响，使得中国香学文化在香料使用、用香方式、香学理念上都发生重大改变。西汉中期之前，中国使用的基本上是草本类香料，像沉香、檀香类的木本树脂类香料在中原地区是没有的，用香的方法大都为直接焚烧。随着佛教的传入，沉香、檀香等精细香料进入内地。这些香料香气细腻高扬，洁净多变，发香持久，更适合熏闻，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用香方式，促进了香具向精致小型化发展。沉香从宋代起便成为中国香学文化的核心香料，所有的香学文化活动都围绕以之为主的香料去进行。

佛教思想，尤其是唐代中晚期开始盛行的“禅宗”，北宋时期在士大夫阶层更是成为一种风尚。香，成为他们参

禅、问道、坐课的一大助益和必要载体。佛教的境界和修炼术语，成为中国香学文化感悟的表述，像“鼻观”“犹疑似”都是佛教用语。沉香的结香原理与佛教的大劫大难、修成正果的理念正相吻合，沉香成为佛教供养与修法的无上之品。香学文化中对香味的有形与无形的理解与佛教“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理论相符。

中国香学文化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逐渐丰富而成长，并最终发展成为世界香学文化中最具文化深度的一支。中国香学文化既不是外来文化的本土变异，也不是无所依据而骤然出现的，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养分，从而根深叶茂，也使得中国香学文化具备不同于其他香学文化的深刻内涵。表现在用香以及品香的具体细节上就是：不拘泥于细节局部，而注重思想感受传递；不执着于具体香气和味道，而注重于韵味和含义；不注重言谈身教，而注重意会感悟。这与精细、极致、严谨的日本香道有着本质的区别。

## （二）文人士大夫对于香学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

中国的文人士大夫大都爱香惜香，他们从来就是香学文化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对中国香学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唐宋时期，文人士大夫的用香是非常普遍的：读书以香为伴，独处以香为友；衣需以香熏，被需以香暖；公堂之上香烟显示庄严肃穆，草堂之间馨韵表达儒雅从容；调弦抚琴

沉檀佐素心，品茗论道龙麝添逸韵，书画会友鼎炉助兴情。

在文人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中，香更是有许多妙用：书中置香，墨中添香，沉香树皮做纸，龙脑麝香入茶，香料烹调餐饮等等，可以说无香不文人。

中国香学文化在萌芽状态时，文人士大夫就广泛介入并给予多方面的推助。春秋战国时期的典籍中，很多记载都反映了他们对香的推崇。屈原在《离骚》中咏叹：“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东汉蔡邕（133—192）《琴操》述，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的途中，于幽谷之中见香兰独茂，感慨：“兰，当为王者香，今乃独茂，与众草为伍！”遂停车抚操，成《漪兰》之曲。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南方的木本树脂类香料尚未传入中原，所用者皆兰蕙椒桂等香草，但文人士大夫对香的情感态度，已有清晰展示。

其二，在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心目中，将焚香视为雅事。宋代开始的“四般闲事”（闻香、品茗、插花、挂画）把香列在了第一位。宋代朱熹（1130—1200）《香界》诗云：

幽兴年来莫与同，滋兰聊欲泛光风。

真成佛国香云界，不数淮山桂树丛。

花气无边熏欲醉，灵芬一点静还通。

何须楚客纫秋佩，坐卧经行向此中。

古人对香的这种高度肯定，既确定了香的文化品位，也保证了它作为“雅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品质。同时，他们也把香引入日常生活当中，而不使它局限在祭祀、宗教、庙堂之中，这对香学文化的普及与发展至关重要。

其三，历代文人对香事活动多有记载和描述，从《诗经》《离骚》、汉乐府到唐、宋、元、明、清的典籍中，都有记香、赞香的诗歌和文章。代表我国古典长篇小说最高艺术水平的《红楼梦》有一百三十多处写到了香。“绿衣捧砚催题卷，红袖添香夜读书”清代女诗人席佩兰(1760—1829)《寿简斋先生》描写的情景，是古今很多文人雅士所憧憬的一种读书意境，香已经成为他们读书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四，文人士大夫广泛参与香品、香具的制作，改善了用香的方法，提高了用香的境界，赋写与香相关的文学作品，讴歌香料和香学艺术。从汉乐府诗歌到唐诗、宋词，再到明清小说戏曲，无不馨香弥漫。唐宋以来的书画作品，多有描绘古人用香的情景，更是令人向往。这些文学艺术作品传播广泛，对推动中国香学文化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文人之间相互赠送香料、香品，既传递了深厚的友谊，也表达了彼此的人生志趣与追求。王维、李商隐、徐铉、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都曾授人以香和受人之香。苏轼在他弟弟苏辙六十岁生日时赠他沉香山子并